

因而在終於擠上了火車，由褲袋掏出手帕擦汗，發現那把忘了歸還的老家的鑰匙時，他能淡然的「打開黑色的小皮箱，把鑰匙丟進去，叭噠一聲又將箱子閉閤了」，這就等於鎖了舊家園？結束了老家族？

這一個由舊時代所蘊育的人，受了新時代的洗禮，對舊的，落伍的不屑，却有着隱隱地深情，揮之不去亦無意揮去，造成心靈深處淡淡的激盪，雖然瞬息逝去，却无法忘懷。至於那被鎖上了的舊家園，又待何日再開啓！

由「辭鄉」看來，林懷民已經脫離了那些病態的頹廢的題材，而找到了一條更新的，更堅實的道路。也許這才是他應該走的方向。

聽， 那蟬聲

孫煒芒

你要看別人畫的東西不順眼就拭掉

畫你自己的

也可以寫你所能想得到的聯話

——蟬，頁一二二

林懷民的小說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出現在文壇，多半刻畫年輕人內心的黑暗面，在「變形虹」這本集子裏，我們看到現代青年的虛無、迷失、墮落種種病態，字裏行間閃耀著天才的火花，充沛著精神分析的暗流。祇是這些人物像是遊魂般的飄渺，他們的生命情境看上去隔了一層煙霧，尤以「安德烈·紀德的冬天」為最，是這一時期作品的總結。經過一段時期蛻變，林懷民從過去的死角跳了出來，高明的技巧，新鮮豐富的語言更能契合他的意念。「蟬」可說是他寫實以後份量最重的一篇中篇小說。

「蟬」的著眼點是一羣生活在都市的現代青年，這羣人不能代表中國現代青年所有的典型，他們的苦悶、迷失却是某一部分青年共有。林懷民巧妙地運用各種場景的穿插、事件的發生與主角意識的流動，表現出這羣青年的意識型態。

故事環繞一個叫莊世桓的大學生展開，他在某一年的夏天遇到一羣年輕人，他們一同泡咖啡廳、逛西門町、逛溪頭，互相發生一些感情的糾葛、衝突，結果出國、死亡，各自分離。「——有一年夏天，我（莊世桓）遇到一羣人……那年夏天過後，我再也不會看見他們，再也不會聽到蟬聲。」（頁二〇九）篇中兩度出現的蟬聲，象徵他們所尋求的解脫。

莊世桓在林懷民筆下，敏感、蒼老、有藝術心靈。他住宿時碰上吳哲的同性戀，他從郭景平而結識陶之青，兩人發生微妙的戀情。林懷民小說的戀愛方式，大多沒有花前月下幽美的情調或乾柴烈火的熱情，男女雙方因為內心苦悶，需要一個依附，他們這種靈肉不能契合的戀愛，結局往往是悲劇的，不是分離就是死亡，「變形虹」、「星光燦爛」如此，「蟬」中的陶之青也終於飛到異國，兩人未能圓滿結合。這或許和作者潛意識中的同性戀有關。從人影嘈雜的咖啡廳到溪頭的大自然，莊世桓處處為心中無邊的苦悶尋求解脫。在野人咖啡廳，看到一張張「虔誠」、「天真」、「善良」的臉，莊世桓想：「我真想過去擁抱他們，跟他們聊，聽他們述說他們的生活，他們的夢，讓他們告訴我快樂的秘方」（頁一五五）。過了一會，他「心底暗暗一聲呻吟」——「怎麼回事？這些奔放的熱情全沒我的份？是因為我原就不屬於他們，不屬於這地方？還是——還是因為吳哲？吳哲使我和這一切脫了節？」（頁一五六）他雖然毅然拒絕了吳哲的同性戀，基於心理上的投射作用，這個陰影始終糾纏不休。陶之青啓示他聽到蟬聲，他「在人潮洶湧的陸橋上」，「驟然被一份從未有過的興奮與幸福之感淹沒了」（頁一六一）。這短暫飄忽，若有若無的蟬聲終究不能長久陪伴他，在溪頭，跳進他知道的一條河，更希望「讓我化成水……水……無形無體，無有負擔的水；這樣年輕永遠年輕的水……」（頁一七七）水裏的另一個世界，清涼舒適，林懷民筆下的年輕人一遇到水就要下去，這一個世界有太多的不快，簡

直容不下他們。（「鬼月」中有一段：「我怎會那樣傻？水中如此舒適，而我却在林裏呆坐，餓了一夜蚊子。」）海明威的悲劇人物有時還反抗社會，林懷民則企圖完全脫離社會，更為消極。莊世桓處在理想價值崩潰的世界，尚且保有一分道德意識，這是他的最大優點。同陶之青在宿舍裏共度一夜，並沒把她怎樣；憤於替教授做東拼西湊的 Index，不馬上脫離；不滿小范的罵中國人，僅以一聲「噢」反駁。羅亭式的猶豫不決，是他性格中的弱點。他終究沒有找到解脫，仍然是「失落的一代」中一分子。

陶之青是另一種性格，具有時下女孩子的虛榮、放蕩，舊的道德已不能約束她，她所表現的是對傳統觀念、母系社會的反叛。喜歡穿「風一颳就會飄走」的短裙（頁一一四），信賴莊世桓，跟這個第一次見面的人回去過夜（一一一頁）。莊世桓向她抱怨東拼西湊的 Index，她却不以爲然：「省省吧，別這麼憤世嫉俗，到處都是一樣的，千古文章一大抄！」（頁一三八）作者的現代中國意識常自陶之青口中冒出來：「我們中國人一輩子也沒有法子完全開放自己。五千年文化，一塊大石頭似的壓在你背上。有好多好多的 bondage 把你捆得透不過氣來。」（頁一五三）這一段話，爲陶之青的出國預下伏筆。在野人咖啡屋她半開玩笑地說出她的理想：「念了大學以後？」「到野人！」（頁一五八）聽到莊世桓譏刺她的浴袍：「反正是日本衣服！」她嘲弄一番：「So what？公賣局不也賣洋烟洋酒嗎？再說，本來就是我們唐代的衣服——中國人慷慨絕頂的博愛精神；火藥、指南針、麻將牌外一章！」（頁一八三）陶之青後來的出國，半爲一窩蜂的崇洋、虛榮，半爲逃離中國社會的 bondage。她把莊世桓當成 fairy，所以才互相信賴、關切，莊世桓的感情對她沒有多少 bondage，「其實男女都是一樣的，多出幾次，就算盤掘得噁噁響，結婚的材料！只有 fairy 這種人，才能當真正的朋友……」（頁一八九）由此可知兩人的結合是不可能了。祇有到外國（另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），脫離在家時浮華奢靡的生活，才能爲自己選擇生活方式，「忙得實在沒有工夫再去胡思亂想」（頁二〇九）。她這時也肯定了家庭的重要。信上，她告訴莊世桓：「其實我們什麼都不要想，而我們就會活下去」（頁二〇九）。陶之青是成熟了，覺悟了。自己沒有堅強的個性、堅定的信仰，永遠被環境左右，非到外國不能成熟

、覺悟，不亦悲乎！

最可悲是小范。小范患有嚴重的「時代病」，醫生也說不出他敏感症的原因。家裏過分嚴苛管教，塑造了「扶牆摸壁站不直立不穩」、「不能控制自己」的性情，他神經質，意志死亡，熱情凍結，可說是無可救藥。陶之青、莊世桓都在西門町聽到蟬聲，他却「一輩子也聽不到」，因為他「還沒認真去聽，就先肯定了西門町沒有蟬」（頁一六一）。他活著找不到解脫，就是在溪頭的河裏。「樂得像條狗」，又馬上「哈啾！哈啾！」連打兩個噴嚏（頁一七七）。他不是特別悲哀，也不是特別清心的人，他是想得太多了，一次的溺水，「被摀住脖子」的感覺老跟著他。「其實，我自己就是最好的 analyst，我比誰都明白我自己。只是——I just can't help……」（頁一九三）這句話已近乎乾號。他說中國人跟黑人差不多，又懶又髒（頁一九五），生命像是棉花糖，到頭來「只剩一根髒竹片」（頁二〇二）。他也要逃避這個世界尋求解脫，所採取的方法最乾脆——死。也祇有「死」才是他的唯一方法。

劉渝苓重感情，道德意識更強烈。她討厭國語歌曲，從嬉皮的歌裏找到「生命、生活」。這尋求解脫的方法，較為溫和。鄙視神木，「……神木還不就是那個樣子；一顆胖得沒道理的大樹，再不就是一堆爛樹樁，不會有什麼看頭的……」（頁一六七）安於現狀，但還保有一絲熱情：「聽聽新聞嘛。」（頁一八〇）陶之青、朱友白不要聽收音機報告越戰消息，關掉它之後，朱友白又拒絕白話梅，她叫道：「你們都愈來愈不對勁了！」（頁一八〇）這恐怕不祇對朱友白、陶之青兩人說的吧？朱友白有出國打算，她認為「不出去，照樣可以活下去」，在溪頭，曾勸莊世桓要好好待陶之青。劉渝苓對別人的行為抱著批判的態度，自己也無能為力去影響他們。

和莊世桓、范緯雄蒼老而敏感的心境相形之下，朱友白顯得灑脫、活潑。他說「長得那麼大了，總不能老向家裏伸手要錢」，乃從印刷廠批翻印的教科書賺錢，買了摩托車。這是個祇求目的，不求手段的例子，在朱友白的觀念，也不認為有什麼不對。他的理想是「出去」；最大的夢，就是要買部 Mustang。這種理想，誰

敢說不是許多青年所有？郭景平和朱友白一樣，也是個機會主義者，什麼計劃，都說「等我有錢！」吳哲是「安德烈·紀德的冬天」康齊的化身，在此更顯具體，被扭曲的性，寫得也含蓄。

林懷民也在這個中篇小說裏成功地運用了象徵與對比。比如蟬聲，游泳的象徵，前面已提出一二。結構方面，上部與下部的場景是個對比，上部大伙相聚，興高采烈；下部勞燕分飛，黯然神傷，類似紅樓夢的手法。尤其是結尾，陶之青的信、莊世桓的內心獨白，七月黃昏的西門町、火車馳過和「買茉莉花」戲劇性的交互穿插，喚起的意象生動鮮明，一反一般小說結尾的單調，令人回味不已。

司馬中原曾謂：「語言是一支大響鞭，要正確地抽中目標」；「一個作家最大的任務，就是創造新的語言。」談到林懷民深受現代詩影響的語言，我們不得不讚賞其新鮮豐富。且舉出二例，讓我們檢視林懷民的語言與經驗的連鎖關係，以及他怎樣運用比喻襯托事物的本質。莊世桓在西門町聽到的蟬聲：

那縷蟬歌，夏夜草際的螢光一樣的飄忽。遼遠而切近，陌生而熟悉，那麼纖弱，又那麼清晰。忽然斷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又飄了出來，在夜西門的喧囂中，猶如一條細細的蠶絲，發著微渺的幽光，徐緩而堅韌地，由一團亂線中抽出，愈抽愈長。在空間纏纏綿綿、迴繞不休；像一隻小提琴的絃音，扶搖直上，超凌了整個交響樂隊的聲浪，徘徊在一段慢板上，哆嗦、戰慄著……

初聆時，有點兒淒冷。細聽後，却覺得那飄帶似的音流，其實是從某個蒼鬱的森林，蜿蜒蜿蜒，溶過石隙，漫過落葉，浸過青草，為你遠路奔馳而來的一道清泉；汨汨冷冷地淌過你的心房……（頁一六一）

這段絕佳的文字，描摹蟬聲的「形象」，文字本身的韻律，加強了「臨卽感」，教人彷彿真的聽到蟬聲，足以及和老殘遊記「白妞說書」那一段媲美。

這篇小說結尾是這樣的：

夏午六時，天色尚早，而西門町的霓虹却伴著平交道的叮叮與中華商場飛起的樂浪，爭先恐後藍……黃……綠……白……紅地流麗起來，和陸橋上的人頭一樣，永遠川流下去。

年輕人世界的悲苦和狂喜，不也是「藍……黃……綠……白……紅」地永遠川流下去嗎？

白先勇曾有一系列以「臺北人」為總題的短篇小說，林懷民「蟬」的這羣青年，卻是道地的「臺北」人。白先勇的人物，對我們來說，已僵老了，停滯了，我們在他們身上得不到多少新的啓示，祇聽到他的嚶嚶啞泣，覺察到些許淡淡的感傷。「蟬」的這一羣青年，更具有臺北人的某方面精神風貌。尤其是白先勇的中國意識多屬於「上一代」，強烈而突出；林懷民的中國意識，含蓄而內斂，具備相當的「現實感」，許多「新生代」的眞話，都是他講的。光是「現實感」就足以讓我們肯定一個作家的藝術成就了。然而「蟬」所包容的世界畢竟沒有充分展示普遍永恒的人性，使得爲數不少的讀者還大可指責這個世界的褊狹。

新生的一代

——評林懷民的「蟬」

王牧之

在我讀到大地出版社印行的「蟬」之前，我不曾過目林懷民的作品。雖然在三、四年前，彷彿曾見過隱地對他的推介；但由於他的作品難得一見，使我有意地疏漏了注意；同時，我一向對所謂學院派的現代小說和散文，缺乏興趣。——我總覺得他們的文字，格調類多低沉，讀多了會使想做一個轟轟烈烈的中國人底豪情壯志